

## 我和我的能源故事·畅“享”绿生活

## 再见,炊烟

■ 葛权

儿时的山村傍晚,家家户户屋顶升起袅袅青烟,夕阳西下,像一幅美丽的油画。如今,山村人家建起了楼房,实现了电气化,房顶上再也看不见炊烟了。对一个游子而言,此时走在回家的路上,思绪翻滚,有关炊烟的一幕幕往事浮现眼前。

我家在一个小山村。10年前,家里东堂屋摆着一架香炉,逢年过节,娘都会燃上一炷香,她常说,香炉是供奉灶王的,好让他保佑咱家一年到头有柴火烧。祝愿虽美好,但一家人并不能摆脱吃“夹生饭”的困境。每到秋季,娘总是拖着带病的身子到几十里外一片名叫“寒草湾”的山上打野蒿、花栗叶一类的植物,晒干后背回家,以便过年那几天能烧上几天好柴,接济冬春断柴的困难。

最难忘20年前那个冬天,家里又一次没有柴烧了,爹一咬牙,背起背架上了山。快中午时,娘估算着爹快回来,让我去接。我走了大约二三里路,真就碰上爹了。望着他后背背架上一大摞树枝柴禾以及满脸的疲惫,我既惊喜又心疼,可惜自己身单力薄,无法背起背架,只好接过柴刀,跟在他后面。

爹的喘气声很大,额头落下的汗珠洒了一路,每次打杆歇息时,他一声“哎哟嘿”传得老远。可就是这

样辛苦背回的柴草,却烧不了多久。

那时的老灶房是用泥土垒成的半间土坯房,歪靠在低矮的两间木屋旁,十分狭小。灶台由黄土筑成,只有一个又小又矮的灶膛,火苗在灶膛里乱窜一阵后,便冒出股股浓烟。灶膛通风不良,娘日日用吹火筒,吹得她两腮酸痛。做饭一个多钟头下来,她的双眼已熏得通红,泪流不止。

寒来暑往,因灶烟的反复刺激,娘的眼睛经常红肿热痛,视力也不断下降。爹偶尔为她买些眼药,开始还有些作用,后来也无济于事,再后来娘用药很少,只感叹:“等将来有钱了,一定要盖一间宽敞、舒适的灶房。”

之后的10年间,我家和其他乡邻一样,充分开发利用耕地,土地的产出率创下历史新高。秋收后,玉米秸、豆秸、棉花柴小山似地堆满了房前屋后,除去牲畜饲草,光下脚料也烧不完。冬天里,炕头总烧得热乎乎的,洗涮再也不用带冰碴的冷水,就连给牲畜拌草料、给鸡鸭喂食,都能用上热水。

光阴飞逝,最近这些年,村里大力种植茶树,乡亲们收入年年增加,爹在电话里难掩喜悦之情:“家里都奔‘现代化’了,做饭再也不招烟熏了……”

想着这些,不知不觉间已经到了村口。隔着车窗朝村庄眺望,远远看到各式小楼房。直到走进村子,还是没见到记忆中的袅袅炊烟,不禁犯起了嘀咕。



走到家门口,一股浓郁的菜香扑鼻而来。一进屋,便看到二姐正在电磁灶上掌勺烹炒,俨然一位大师傅。“连家都不认得了?”二姐猜出了我的心思,笑着问。“是呀,不认识了!闻不到呛人的烟味,真不敢认了!”我打趣道。“咋样?比你那城里燃气灶也不赖吧?”“不赖!不赖!”我一个劲夸道,“我那液化气灶是人工打火,瞧瞧你这个,插上电就能用,多先进!”

我感慨地环顾灶房,听娘说这是她特意请工匠设计的一间宽敞的无烟厨房。灶房大约有20平方米,贴上了雪白的瓷砖,冰箱、电磁灶、液化气灶、电饭煲等应有尽有,临窗还装了抽油烟机,炒起菜来没有半点油烟。

现代化的灶房,只需按动按键,就能在短时间内做好可口饭菜,真是方便。灶火、做饭,似乎已不再是让人伤感的事了,烟熏火燎的日子结束了,母亲双眼受苦的日子也画上了句号。

奋进新征程  
建功新时代

## 煤火记忆



■ 杜文育

煤火,就是煤火炉。在豫东农村,以前都这么叫。

豫东不产煤,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交通不发达,煤虽然珍贵,却已走进寻常人家。俗话说,谁家烟囱不冒烟,这炊烟,很多就是从煤火冒出来的。

我家的煤火,是母亲用土坯、青砖以及麦秸泥垒成的。煤火呈长方形,1米多高,中央是

炉膛,炉膛口小肚子大,上面有一个铁制的火口圈,称煤火眼。火眼外摆着一对弧形的锅圈,用来坐锅烧饭。炉膛下方是风洞,用炉条隔起来,一来通风,二来透煤渣。

炉膛两侧,各有一个暖洞,能够充分利用炉膛的余热,烘干鞋袜。冬天下雪,棉鞋湿透,母亲总将我的鞋袜放进暖洞里。第二天起床,穿上烘干的棉鞋温暖舒适,跑起路来,坚硬的鞋底撞击地面,发出清脆的“嘚嘚”声。

除了暖洞,我家煤火还配有一个温水锅——一个镶嵌在煤火左前方、紧挨着炉膛的小水缸。夜里睡觉前,往温水锅里添满凉水,第二天清晨,锅里的水早已热气腾腾。大冬天能够用热水洗脸,再涂点雪花膏,的确是件幸福的事儿。

烧煤火是个技术活,除了煤质,关键在于和煤。另外,用煤火杆捅炉膛时,要由着火的性子,透出火眼就行,不能乱捅,以防将煤块捣塌。

那个年代,农村用不起蜂窝煤,农户烧的都是散煤。烧煤前,需要加入一些黑胶泥土和煤。黑胶泥土又叫煤土,只有在坑塘或水沟的底部才能挖到,而且挖起来很费劲,但其奥秘就在于有良好的粘性。

多少煤加多少煤土,全凭经验。煤土多了,和出来的煤燃烧性能差,煤火容易灭;煤土少了,和出来的煤粘性不够,容易在炉膛里往下堆,往往烧不透。

每逢雨雪后,家家户户都用煤渣铺垫泥泞道路。看这些煤渣,就能分辨谁家的煤火烧得好。如果其中残余许多黑煤块,说明没有掌握好烧煤火的技术,没有物尽其用。

夏季雨多,道路泥泞,母亲总将煤渣垫在泥泞的路段。土黄色的煤渣里常有碎玻璃燃烧又冷却后形成的玻璃团,它们颜色发暗、表面浑圆,没有了碎玻璃的锋利,赤脚踩也不会扎破脚。

儿时的冬天特别冷。落雪的日子,母亲将小凳子放到煤火台上,再将我抱上去坐下。我时常对着火眼,脚蹬着锅圈,双手插进棉袄袖

筒,望着窗外纷飞的大雪发呆。锅圈里煨着几块熬熟的红薯,炙烤后流着糖稀,发出滋滋的响声,香甜的味道扑面而来。

多年后,因为节能煤炉出现,煤火退出了历史舞台。

煤炉一般放在卧室,防煤气中毒很重要。以前烧煤火时,房子东西两面墙上有小窗,冬天门窗封得严实,唯独两个小窗只钉纱窗,不封死,以免煤气中毒。

2013年冬季,母亲生病,哥哥将她从老宅接到了自己家。新建的楼房密封好,为防煤气,哥哥便给煤炉安装了一套白铁皮烟囱。有一回,我回老家办事,正好住哥哥家,陪母亲一晚。临睡前,我给煤炉换了煤球,并将火口、火门封好。

凌晨2点多,哥哥敲门,进屋查看煤炉,怕煤气泄漏。凌晨5点,我醒来后感觉头疼得厉害,确认是煤气中毒,于是急忙打开窗户,又喊醒母亲,询问她有何不适。也许是年迈,她说没什么感觉。出门前,我特意叮嘱哥哥,让他检查炉灶。

返回许昌后,我再次打电话给哥哥,让他细致检查煤炉,可检查数遍都没发现问题。后来,我又建议拆下烟囱检查,哥哥很快在烟囱出口处发现一个麻雀窝,烟囱看似向外冒烟,其实已经很很不通,导致煤气回流进了屋里。

就这样,我匆匆陪母亲住了一夜,还发现了一个重大险情,后怕之余又深感愧疚和不安。对于父母的养育之恩,我们的回报实在是太少、太少了。

■ 杨洋

他是粤水电年轻队伍的“领跑者”,入职16年,一步步成长为新疆粤水电能源有限公司(以下简称“粤水电新疆能源公司”)的党总支书记、董事长、总经理。他叫陈士利,是一名“80后”基层能源企业管理者,曾获广东建工集团“2020—2021年度优秀共产党员”称号,广东建工集团2020年度先进生产(工作)者等诸多荣誉。

作为粤水电新疆公司的党总支书记,陈士利深知党建工作对企业转型发展的重要意义。工作中,他认真贯彻落实广东建工集团和粤水电的工作部署,紧紧围绕“两个巩固、四个聚力、四个坚持”总策略,坚持胸中有格局、心中有事业、脚下有方向、手中有重点。他狠抓党建工作,调动职工积极性,在营造宽松和谐企业环境的同时,增强企业的向心力和凝聚力,为粤水电转型发展注入了新鲜活力。

2020年底,时值南疆并网最关键之际,陈士利亲自带队,坚守一线指导工作。在详细了解项目进度的前提下,他多日加班,经常忙到凌晨并重新部署其他3个未并网光伏项目,连夜选派技术能手及部分党员干部推进工程进度。次日,他又早早奔赴一线,投入紧张忙碌的项目推进工作中。

冲锋在前,表率在先。在陈士利带领下,当年全疆78个需并网项目中,粤水电新疆能源公司投建的5个项目全部于年底前全容量并网发电,成为所有在疆企业中唯一一家全部完成企业的企业。这样的成绩,令同行和地方能源主管部门刮目相看,也为公司进一步做大新能

风雨无阻  
「领跑人」

源装机规模提供了有力支撑,为后续在新疆区域参与市场竞争、扩大资产规模打下了坚实基础。

抓项目抓安全,咬住目标不放松。陈士利带领粤水电新疆能源公司加快做大做强清洁能源板块,并紧抓发展机遇,与新疆多家有实力的科研机构达成合作意向,稳步提升增量。

奋斗路上,有风有雨是常态,风雨无

阻是心态,风雨兼程是状态。

新冠肺炎疫情期间,陈士利严格要求公司落实防疫要求,全员投入“战斗”,自己则奔赴全国多个省区催货监造,面对困难及时应对、快速部署、加快落实。

陪女儿在公园散步,沿着海口横沟河健身,是陈士利来新疆前习以为常的生活状态。而如今,倾力投身工作的他只能将一份份美好深埋在心底,对同事从不提及对家人的惦念。

“舍小家、顾大家”,直到春节来临才想到“回家”,陈士利的爱岗敬业和恪尽职守,同事们都看在眼里,都很佩服这个满身能量的“拼命三郎”。但再忙再累,陈士利也没有停下学习的脚步,业余时间先后考取了高级经济师、一级建造师等诸多专业证书,体现了新时代粤水电党员干部“干在先、冲在前”的担当精神和奉献精神。

历史只会眷顾坚定者、奋进者、搏击者,而不会等待犹豫者、懈怠者、畏难者。作为一名年轻的基层能源企业领跑人,陈士利似一面飘扬的党旗,矗立于创业热土之上,引领全体党员干部职工砥砺前行,为全面推动粤水电清洁能源板块高质量发展书写新篇章。

(作者供职于粤水电新疆能源公司)

守初心  
担使命



畅想

■ 徐淑荣